

趙氏醫貫

上海大德書局印行

醫無問子醫貫卷之二

逸士養葵趙獻可纂著

太史青雷薛三才訂正

郡博贊皇李 樞詳閱

主客辨疑

王安道中風辨

人有卒暴僵仆。或偏枯。或四肢不舉。或不知人。或死或不死者。世以中風呼之。而方書以中風治之。余考諸內經。則曰。風之傷人也。或為寒熱。或為熱中。或為寒中。或為癘風。或為偏枯。或為風也。其卒暴僵仆。不知人。四肢不舉者。並無所論。止有偏枯一論而已。及觀千金方。則引歧伯曰。中風大法有四。一曰偏枯。二曰風痲。三曰風癱。四曰風痺。金匱要略中風篇云。寸口脉浮而緊。緊則為寒。浮則為虛。寒虛相搏。邪在皮膚。浮者血虛。絡脉空虛。賊邪不瀉。或左或右。邪氣反緩。正

氣即急。正氣引邪。喎僻不遂。邪在于絡。肌膚不仁。邪在于經。即重不勝。邪入于腑。即不識人。邪入于臟。舌即難言。口吐涎沫。繇是觀之。知卒暴僵仆。不知人。偏枯四肢不舉等症。因為因風而致者矣。故用大續命。西州續命。排風。八風等。諸湯散治之。及近代劉河間。李東垣。朱彥修。三子者出。所論始與昔人異矣。河間主乎火。東垣主乎氣。彥修主乎濕。反以風為虛象。而大異於昔人矣。以余觀之。昔人三子之論。皆不可偏廢。但三子以相類中風之病。視為中風而立論。故使後人狐疑而不能決。殊不知因於風者。真中風。因於火。因於氣。因於濕者。類中風。而非中風也。三子之所論者。自是因火。因氣。因濕。而為暴病。暴死之證。與風何相干哉。如內經所謂三陰三陽發病。為偏枯痿易。四肢不舉。亦未嘗必因於風而後然也。夫風火氣濕之殊。望聞問切之間。豈無所辨乎。辨之為風。則從昔人以治之。辨之為火。氣濕。則從三子以治之。如此庶乎析理明而用法當矣。惟其以因火。因氣。因

濕之証。強引風而合論之。所以真偽不分。而名實相紊。若以因風因氣。因濕証分出之。則真中風病彰矣。

王氏之論甚妙。但類中風與真中風並論。無輕重緩急之分。亦不能無弊。愚意邪之所湊。其氣必虛。內傷者。間而有之。間字當作五百年間出之間。當專主虛論。不必兼風。河間東垣各發前人所未發。至為精妙。但有論無方。後人何所依從。而彥修以陰虛立論。亦發前人所未發。惜乎以氣血濕痰為主。而不及真陰。不能無遺弊於後世焉。

東垣云。有中風者。卒然昏憤。不省人事。痰涎壅盛。語言蹇澀等症。此非外來風邪。乃本氣自病也。凡人年踰四旬。氣衰之際。或憂喜忿怒。傷其氣者。多有此症。壯歲之時。無有也。若肥盛者。則間而有之。亦是形盛氣衰。而如此耳。

觀東垣之論。當以氣虛為主。縱有風邪。亦是乘虛而襲。經曰。邪之

所湊。其氣必虛是也。當此之時。豈尋常藥餌能通達於上下哉。急以三生飲一兩。加人參一兩。煎服即甦。夫三生飲乃行經治痰之劑。斬關奪旗之將。每服必用人參兩許。駕驅其邪而補助真氣。否則不惟無益。適以取敗。觀先哲用芪附參附。其義可見矣。若遺尿手撒口開。鼾睡為不治。然用前藥多有得生者。不可不知。

河間曰。所謂中風癱瘓者。非為肝木之風實甚而卒中之。亦非外中於風。良繇將息失宜。心火暴甚。腎水虛衰。不能制之。則陰虛陽實。而熱氣怫鬱。心神昏冒。筋骨不用。而卒倒無知也。亦有因喜怒思悲恐五志有所過極。而卒中者。夫五志過極。皆為熱甚。俗云風者言末而忘其本也。

觀劉氏之論。則以風為末。而以火為本。世之尊劉氏者。專以為劉氏主火之說。殊不知火之有餘。水之不足也。劉氏原以補腎為本。觀其地黄飲子之方。可見矣。故治中風。又當以真陰虛為本。

註云。舌瘡不能言。足廢不能行。此謂少陰氣厥不至。急當溫之名曰痲症。

但陰虛有二。有陰中之水虛。有陰中之火虛。火虛者。專以河間地黃飲子為主。水虛者。又當以六味地黃為主。果是水虛。辛熱之藥。與夫參芪之品。俱不可加。

河間東垣。專治本而不治風。可為至當不易之論。學者必須以陰虛陽虛為主。自後世醫書雜出。而使後學狐疑不決。丹溪纂要曰。有氣虛。有血虛。有濕痰。左手脉不足。及左半身不遂者。以四物湯補血之劑為主。而加以竹瀝姜汁。右手脉不足。及右半身不遂者。以四君子補氣之劑。而佐以竹瀝姜汁。如氣血兩虛而挾痰厥者。以八物湯為主。而加南星半夏竹瀝姜汁之類。丹溪之論。平正通達。宜世之人。盛宗之。但持此以治中風。而多不效。或少延而久。必斃。何也。蓋治氣血痰之標。而不治氣血痰之本也。人之有是四肢也。如木之有枝幹也。

人之氣血榮養乎四肢也。猶木之漿水灌溉乎枝葉也。木有枝葉必
有根本。人之氣血豈無根本乎。人有半身不遂而遷延不死者。如木
之根本未甚枯。而一邊之枝幹先萎耳。人有形容肥壯。忽然倒仆而
即斃者。如木之根本已絕。其枝葉雖滋榮。猶枯陽生華。何可久也。忽
遇大風而摧折矣。觀此則根本之論明矣。然所謂氣血之根本者何。
蓋火為陽氣之根。水為陰氣之根。而火與水之總根兩腎間動氣是
也。此五臟六腑之本。十二經之源。呼吸之門。三焦之根。又名守邪之
神。經曰。根於中者。命曰神機。神去則機息。根於外者。名曰氣立。氣止
則化絕。今人縱情嗜慾。以致腎氣虛衰。根先絕矣。一或內傷勞役。或
六淫七情。少有所觸。皆能卒中。此陰虛陽暴絕也。須以參附大劑。峻
補其陽。繼以地黃丸十補丸之類。填實真陰。又有心火暴甚。腎水虛
衰。又兼之五志過極。以致心神昏悶。卒倒無知。其手足牽掣。口眼喎
斜。乃水不能榮筋。急而縱也。俗云風者。乃風淫末疾之假象。風自火

出也。須以河間地黄飲子峻補其陰。繼以人參麥門冬五味之類。滋其化源。此根陽根陰之至論也。若夫所謂痰者。凡人將死之時。必有痰。何獨中風為然。要之痰從何處來。痰者水也。其原出于腎。張仲景曰。氣虛痰泛。以腎氣丸補而逐之。觀此。凡治中風者。既以前法治其根本。則痰者不治而自去矣。若初時痰涎壅盛。湯藥不入。少用稀涎散之類。使喉咽疏通。能進湯涎即止。若欲必盡攻其痰。頃刻立斃矣。戒之哉。戒之哉。

或問人有半肢風者。必須以左半身屬血。右半身屬氣。豈復有他說乎。曰未必然。人身臂中分陰陽水火。男子左屬水。右屬火。女子左屬火。右屬水。男子半肢風者多患左。女子半肢風者多患右。即此觀之。可見以陰虛為主。又有一等人。身半以上俱無恙。如平人。身半以下軟弱麻痺。小便或瀉。或自遺。果屬氣乎。屬血乎。此亦足二陰之虛症也。不可不知。

經曰。胃脉沉鼓濇。胃外鼓大。心脉小堅急。皆得偏枯。男子發左。女子發右。不瘡舌轉可治。三十日起。其從者瘡。三歲起。年不滿二十者。三歲死。蓋胃與脾為表裏。陰陽異位。更實更虛。更逆更從。或從內。或從外。是故胃陽虛。則內從於脾。內從於脾。則脾之陰盛。故胃脉沉鼓濇也。濇為多血少氣。胃之陽盛。則脾之陰虛。虛則不得與陽主內。反從其胃。越出於部分之外。故胃脉鼓大於臂外也。大為多氣少血。心者元陽君主宅之生血生脉。因元陽不足。陰寒乘之。故心脉小堅急。小者陽不足也。堅急者陰寒之邪也。夫如是。心胃脾三脉。凡有其一。即為偏枯者。何也。蓋心是天真神機開發之本。胃是谷氣充大真氣之標。標本相得。則胸膈間之膻中氣海。所留宗氣盈溢。分布四臟。三焦上下中外。無不周徧。若標本相失。則不能致其氣於氣海。而宗氣散矣。故分布不周於經脉。則偏枯。不周於五臟。則瘡。即此言之。是一條可為後之諸言偏枯者綱領也。未有不因真氣不周而病者也。

乾坤生氣云。凡人有手足漸覺不遂。或臂膊及髀股指節麻痺不仁。或口眼歪斜。語言蹇澀。或胸膈迷悶。吐痰相續。或六脉絃滑而虛軟無力。雖未至於倒仆。其中風暈厥之候。可指日而決矣。須預防之。愚謂預防之理。當節飲食。戒七情。遠房事。此至要者也。如欲服餌預防。須察其脉症之虛實。如兩尺虛衰者。以六味地黃。八味地黃。切補肝腎。如寸關虛弱者。以六君子。十全大補之類。急補脾肺。纔有補益。若以搜風順氣及清氣化痰等藥。適所以招風取中也。不可不知。歧伯謂中風大法有四。

一曰偏枯。謂半身不遂而痛也。

如木之根本未甚枯。而一邊枝幹先萎者。是也。言不變志不亂病。在分腠之間。巨針取之。益其不足。損其有餘。乃可復也。

二曰風痲。謂身無疼痛。四肢不收也。

如癱瘓。是也。癱者坦也。筋脉弛縱。坦然而不舉也。瘓者渙也。血氣

渙散而無用也。志亂不甚。其言微。知可治。甚則不能言。不可治也。
三曰風癡。謂奄然忽不知人也。

咽中塞窒。舌強不能言。則是急中風。而其候也。發汗身軟者生。若汗不出。身硬唇乾者死。視其鼻人中。左右白者可治。一黑一赤吐沫者死。

四曰風痺。謂諸痺類風狀也。

經曰。風寒濕三氣合而成痺。曰痛痺。筋骨掣痛。曰著痺。著而不行。曰行痺。走注疼痛。曰周痺。周身疼痛。又曰行痺屬風。痛痺屬寒。著痺屬濕。

如正氣不足之症。只補正氣。不必祛邪。如邪氣有餘。若痺症之類。雖以扶正氣為主。不可不少用祛邪之法。如易老天麻丸之類。

口眼喎斜

靈樞言足陽明之筋。其病頰筋有寒則急。引頰移口。熱則筋弛縱緩。

不能收故僻。是左寒右熱則左急而右緩。右寒左熱則右急而左緩。故偏于左者左寒而右熱。偏于右者右寒而左熱也。夫寒不可徑用辛熱之劑。蓋左中寒則逼熱於右。右中寒則迫熱於左。陽氣不得宣行故也。

口之喎。灸以地倉。目之斜。灸以承泣。尚不效。當灸人迎。夫氣虛風入而為偏。上不得出。下不得泄。真氣為風邪所陷。故宜灸。經曰。陷下則灸之是也。

惟外中風邪者。方有喎斜等症。若夫熱則生風者。不可謂盡得病於窗隙之風。縱有喎斜等症。乃假象也。亦不甚。蓋火勝則金衰。金衰則木盛。木盛則生風。惟潤燥則風自息。不必用前灸法。

素問曰。諸風掉眩。支痛。強直筋縮。為厥陰風木之氣。自大寒至小滿。風木君火二氣之位。風主動。善行數變。木旺生火。風火屬陽。多為兼化。且陽明燥金。主於緊斂縮勁。風木為病。反見燥金之化。繇亢則害。

承乃制。謂已極過。則反似勝己之化。故木極似金。况風能勝濕而為燥。風病勢甚而成筋縮。燥之甚也。

此等症候。正所謂風淫所勝。始以清涼者。也不宜用桂附。

或問曰。當此之時。小續命湯可用乎。曰。未必然。小續命湯。此仲景金匱要略。治冬月直中風寒之的方。即麻黃桂枝湯之變方也。其間隨六經之形症。逐一加減。未便可按方統用其全方也。如太陽無汗。於本方中倍麻黃杏仁防風。如有汗惡風。於本方中倍桂枝芍藥杏仁。如陽明無汗身熱不惡風。於本方中加石膏知母甘草。有汗身熱不惡風。於本方中加葛根桂枝黃芩。如太陽無汗身涼。於本方中加附子干姜甘草。少陰經中有汗無熱。於本方中加桂枝附子甘草。凡中風無此四症。六經混淆。係于少陽厥陰。或肢節攣痛。或麻木不仁。每續命八兩。加羌活四兩。連翹六兩。此係六經有餘之表症。須從汗解。如有便溺阻隔。宜三化湯。或局方麻仁丸通利之。雖然邪之所湊。其

氣必虛。世間內傷者多。外感者間而有之。此方終不可輕用也。
許學士云。氣中者。因七情所傷。

經曰。神傷于思慮。則肉脫。意傷于憂愁。則肢廢。魂傷於悲哀。則筋攣。
魄傷于喜樂。則衰槁。志傷于盛怒。則腰脊重難俯仰也。又曰。暴怒傷
陰。暴喜傷陽。故憂愁不已。氣多厥逆。牙關緊急。若作中風誤治。殺人
多矣。蓋中風者。身溫且多痰涎。中氣者。身涼而無痰涎。宜蘇合香丸灌
之。即甦。經曰。無故而瘖。昧不知者。雖不治自己。謂氣暴逆也。氣復自愈。
王節齋云。飲食過傷。變為異常急暴之病人。所不識。多有飲食醉飽
之後。或感風寒。或著氣惱。食填太陰。胃氣不行。須臾厥逆。昏迷不省。
若誤作中風。中氣治之。立斃。惟以陰陽淡鹽湯探吐之。食出即愈。經
曰。上部有脉。下部無脉。法當吐。不吐則死。詳見格致余論。木鬱則達
之條下。以上二條。論當與厥門互看。

有一等形體肥胖。平素善飲。忽一日舌本硬強。語言不清。口眼喎斜。

痰氣上湧。肢體不遂。此肥人多中。以氣盛于外而歉于內也。兼之酒飲濕熱之症。須用六君子。加煨葛根。山梔。神麩而治之。

有一人久病滯下。忽一日昏仆。目上視。洩注而汗瀉。脉無倫。丹溪先生曰。此陰虛陽暴絕也。得之病後而酒且內。急治人參膏。而促灸其氣海。頃之手動。又頃之唇動。參膏成三飲之。而甦。後服盡數斤而愈。予觀此。凡人大病後。及婦人產後。多有此症。不可不知。

按丹田氣海。與腎脉相通。人於有生之初。先生命門。胞系在臍。故氣海丹田。實為生氣之源。十二經之根本也。故灸而效。

有一婦人。先胸脇脹痛。後四肢不收。自汗如雨。小便自遺。大便不實。口緊目瞤。飲食頗進。十餘日。或以為中臟甚憂。請薛立齋先生視之。曰。非也。若風既中臟。真氣既脫。惡症既見。禍在反掌。焉能延至十日。乃候其色。面目俱赤。而或青。診其脉。左三部洪數。惟肝尤甚。乃知胸乳脹痛。肝經血虛。肝氣否塞也。四肢不收。肝經血虛。不能養筋也。自

汗不止。肝經血熱。津液妄泄也。小便自遺。肝經熱甚。陰挺失職也。大便不實。肝木熾甚。尅脾土也。遂用犀角散四劑。諸症頓愈。又用加味逍遙散。調理而安。後因鬱怒。前症復作。兼發熱嘔吐。飲食少思。月經不止。此木盛尅土而脾不能攝血也。用加味歸脾為主。佐以逍遙散而愈。後每遇怒。或睡中手足搐搦。復用前藥即愈。

唐柳太后病風不能言。脉沉欲脫。羣醫束手相視。許胤宗曰。是餌陽藥無及矣。即以黃芪防風煮湯數十斛。置牀下。氣騰騰如霧。薰薄之。是夕語。更藥之而起。盧州王守道風噤不能語。王克明令熾炭燒地上。灑以藥。置病者於其上。須臾小蘇。

已上二法。病至垂絕。湯涎不及。亦治法之變者也。

有人平居無疾苦。忽如死人。身不動搖。默默不知人。目閉不能開。口噤不能言。或微知人。惡聞人聲。但如眩冒。移時方寤。此繇已汗過多。血少。氣併於血。獨陽上而不下。氣壅塞而不行。故身如死。氣過血還。

陰陽復通。故移時方寤。名曰鬱冒。亦名血厥。婦人多有之。宜白薇湯。倉公散。

厥

此厥與傷寒二厥不同。不可不知分辨。

陽氣衰乏者。陰必湊之。令人五指至膝上皆寒。名曰寒厥。是寒逆於下也。宜六物附子湯。主之。陰退則陽進。故陰氣衰於下。則陽往湊之。故令人足下熱也。熱甚則循三陰而上逆。謂之熱厥。宜六味地黃丸。主之。肝藏血而主怒。怒則火起於肝。載血上行。故令血菀於上。是血氣亂於胸中。相薄而厥逆也。謂之薄厥。宜蒲黃湯。主之。諸動屬陽。故煩勞則擾乎陽。而陽氣張大。陽氣張大。則勞火亢矣。火炎則水乾。故令精絕。是以遷延辟積。至於夏月。內外皆熱。水益虧而火益亢。孤陽厥逆。如煎如熬。故曰煎厥。宜人參固本丸。主之。五尸之氣。暴注於人。亂人陰陽氣血。上有絕陽之絡。下有破陰之紐。形氣相離。不相順接。

故令暴厥如死。名曰尸厥。宜二十四味流氣飲。蘇合香丸。主之。寒疾迷間。四肢逆冷。名曰痰厥。宜姜附湯。主之。冒寒即吐。虵蟲。名曰虵厥。宜烏梅丸。加理中湯。主之。氣為人身之陽。一有拂鬱。則陽氣不能四達。故令手足厥冷。與中風相似。但中風身溫。中氣身冷耳。名曰氣厥。宜八味順氣散。主之。

余按常病陽厥。補陰壯水之主。陰厥。補陽益火之源。此陰厥陽厥。與傷寒之陰陽二厥不同。傷寒陽厥。用推陳致新之法。陰厥。則用附子理中。水炭殊塗。死生反掌。慎之哉。慎之哉。

傷寒

傷寒專祖仲景。凡讀仲景書。須將傷寒與中寒。分為兩門。始易以通曉。為因年久殘缺。補遺註釋者。又多失次錯誤。幸歷代考正者漸明。逮陶節菴六書。吳綬蘊要二書。刊行。而傷寒之理始著。余于至理未暇詳辨。先將傷寒中寒。逐一辨明。庶不使陰陽二症混亂。夫傷寒治

之得其綱領。不難也。若求之多歧。則支離矣。先以陽症言之。夫既云傷寒。則寒邪自外入內而傷之也。其入則有淺深次第。自表達裏。先皮毛。次肌肉。又次筋骨腸胃。此其漸入之勢然也。若夫風寒之初入。必先太陽寒水之經。便有惡風惡寒頭痛脊痛之症。寒鬱皮毛。是為表症。若在他經。則無此症矣。脉若浮緊無汗為傷寒。以麻黃湯發之。得汗為解。浮緩有汗為傷風。用桂枝湯散邪。汗止為解。若無頭疼惡寒。脉又不浮。此為表症罷而在中。中者何。表裏之間也。乃陽明少陽之分。脉不浮不沉在乎肌肉之間。謂皮膚之下也。然有二焉。若微洪而長。即陽明脉也。外症鼻乾不眠。用葛根湯以解肌。脉絃而數。少陽脉也。其症脇痛耳聾寒熱往來而口苦。以小柴胡湯和之。蓋陽明少陽不從標本。從乎中治也。若有一毫惡寒尚在表。雖入中。還當兼散邪。過此為邪入裏。為實熱。脉不浮不沉。沉則按之筋骨之間。方是若脉沉實有力。外症不惡風寒而反惡熱。譫語大渴。六七日不大便。明

其熱入裏而腸胃燥實也。輕則大柴胡湯。重則三承氣湯。大便通而熱愈矣。以陰症言之。若初起便怕寒。手足厥冷。或戰慄。踈卧不渴。兼之腹痛嘔吐泄瀉。或口出涎沫。面如刀刮。不發熱而脈沉遲無力。此為陰症。不從陽經傳入熱症治例。更當看外症如何。輕則理中湯。重則姜附湯。四逆湯。以溫之。繇此觀之。可見傷寒者。繇皮毛而後入藏府。初雖惡寒發熱。而終為熱症。其人必素有火者。中寒者直入藏臍。始終惡寒而並無發熱等症。其人必無火者。一則發表攻裏。一則溫中散寒。兩門判然明白。何至混雜于中而使後人疑誤耶。

寒傷榮。風傷衛。衛陽也。風亦陽也。陽從陽之類。故風能傷衛。血陰也。寒亦陰也。陰從陰之類。故寒能傷榮。辛甘發散為陽。風宜辛散。寒宜甘發。桂枝辛而熱者。故能發散衛中之風邪。麻黃甘而熱者。故能發散血中之寒邪。又桂枝麻黃氣味俱輕。陽中之陽。故能入太陽經散皮膚間之風寒也。此二方者。乃治冬月正傷寒之的方。霜降後至春

分前。此時太陽寒水用事。房勞辛苦之人。其太陽寒水之氣乘虛而客入于太陽經。同氣相求。故易以傷也。仲景特以殺氣最重。故詳言之。其餘時月。則無傷寒。則二方不可用也。今人醫牌上多書治四時傷寒。名不正。則言不順矣。活人言頭痛如破者。連鬚葱白湯。不可便與升麻葛根湯。恐太陽流入陽明。是太陽邪氣引入陽明。不能解也。未至少陽者。不可便與柴胡湯。如有惡寒症。本方加麻黃。惡風加桂枝。如正陽明腑病。不惡寒有汗而渴。當用白虎湯。

太陽經。表之表也。行身之背。陽明經。表之裏也。行身之前。少陽經。半表半裏也。行乎兩脇之旁。過此則少陰太陰厥陰。俱入臟而為裏。大凡傷寒邪熱傳裏結實。須看熱氣淺深用藥。今之醫不分。當急下。可少與宜微和胃氣之論。一概用大黃芒硝亂投湯劑下之。因茲枉死者多矣。余謂傷寒之邪傳來非一。治之則殊耳。病有三焦俱傷者。則痞滿燥實堅俱全。宜大承氣湯。厚朴苦溫以去痞。枳實苦寒以泄。

滿芒硝鹹寒以潤燥軟堅。大黃苦寒以泄實去熱。病斯愈矣。邪在中焦。則有燥實堅三症。故用調胃承氣湯。以甘草和中。芒硝潤燥。大黃泄實。不用枳實厚朴。恐傷上焦元氣。調胃之名。繇此立矣。上焦受傷。則痞而實。用小承氣湯。枳實厚朴之能除痞。大黃之泄實。去芒硝不傷下焦。真陰。謂不伐其根本也。若夫大柴胡湯。則有表症尚未除。而裏症又急。不得不下者。只得以此湯通表裏而緩治之。尤有老弱及血氣兩虛之人。亦宜用此。故經云。轉藥孰緊。有芒硝者緊也。大承氣最緊。小承氣次之。大柴胡又次之。其大柴胡加芒硝。方得轉藥。蓋為病輕者設也。仲景云。蕩滌傷寒熱積。皆用湯藥。切不宜用丸藥。不可不知。如欲用此三方。須以手按病人自胸至小腹。果有硬處。手不可近。方敢下手。然其至妙處。尤須辨舌之燥滑若何。此金鏡錄三十六舌。不可不細玩也。

初病無熱。便四肢厥冷。或胸腹中滿。或嘔吐滿腹。痛下利。脉細無力。

此自陰症受寒。即真陰症。非從陽經傳來。便宜溫之。不宜少緩。經云。發熱惡寒者。發於陽也。無熱惡寒者。發於陰也。治宜四逆湯。腹滿腹痛。皆是陰症。只有微甚不同。治難一概。腹痛不大便。桂枝芍藥湯。腹痛甚。桂枝大黃湯。若自利腹痛。小便清白。宜溫中理中。四逆看微甚。用。輕者五積散。重者四逆湯。無脉者。通脉四逆湯。使陰退而陽復也。陰毒病。手足指甲皆青。脉沉細而急者。四逆湯。無脉者。通脉四逆湯。陰毒甘草湯。臍中葱熨。氣海關元著艾。可灸二三百壯。乃用溫和補氣之藥。通其內外。以復陽氣。若俱不效。死証也。

已上皆真陰症。人皆知之。至於反常。則不易曉。有發熱面赤煩燥。揭去衣被。飲冷。脉大。誤認為陽症。投寒藥。死者多矣。必須憑脉下藥。不問浮沉大小。但指下無力。按至筋骨全無力者。必有伏陰。不可與涼藥。若已曾服過涼藥。脉必鼓指而有力。脉又難憑矣。若一應茶湯。及寒熱藥俱吐者。此陰盛格陽。急用白通湯。加人尿膽汁。以通拒格之。

之寒。所以仲景傷寒論中。傳經與直中並論者。正謂有陽症似陰。陰症似陽。所宜詳辨。但年久散亂。後人誤相補集。致使不明。如太陽症頭痛發熱。當脉浮。而反沉。又似少陰矣。故用麻黃附子細辛湯。如少陰症脉沉。應無熱。而反發熱者。又似太陽矣。須用干姜附子甘草湯。如陰症四肢厥逆。而陽症亦有厥逆者。此四逆湯。與四逆散不同。又如陰症下利。而陽症又有漏底者。此理中湯。與黃龍湯不同。若此之類。疑似難明。幸陶節庵六書已明分矣。予又有說焉。若讀傷寒書。而不讀東垣書。則內傷不明。而殺人多矣。讀東垣書。而不讀丹溪書。則陰虛不明。而殺人多矣。讀丹溪書。而不讀薛氏書。則真陰真陽不明。而殺人多矣。東垣曰。邪之所湊。其氣必虛。世間內傷者多。外感者間而有之。此一間字。當作五百年間出之間。甚言其無外感也。東垣脾胃論。與夫內傷外感辨。深明饑飽勞逸發熱等症。俱是內傷。悉類傷寒。切戒汗下。以為內傷多外感少。只須溫補。不必發散。外感多而內傷

少。溫補中少加發散。以補中益氣湯一方為主。加減出入。如內傷兼傷寒者。以本方加麻黃。兼傷風者。本方加桂枝。兼傷暑者。本方加黃連。兼傷濕者。本方加羌活。實萬世無窮之利。東垣特發明陽虛發熱之一門也。然世間真陰虛而發熱者。十之六七。亦與傷寒無異。反不及論何哉。今之人一見發熱。則曰傷寒。須用發散。發散而斃。則曰傷寒之書法已窮奈何。豈知丹溪發明之外。尚有不盡之旨乎。予嘗于陰虛發熱者。見其大熱面赤。口渴煩燥。與六味地黃大劑。一服即愈。如見下部惡寒足冷。上部渴甚燥急。或欲飲而反吐。即以六味湯中加肉桂五味。甚則加附子。冷飲下嚥即愈。予嘗以此活人多矣。敢以私秘乎。因製補天要論一卷。以補前人之不遺。所望于高明者。再加裁奪。幸甚幸甚。且舉傷寒口渴一症言之。邪熱入于胃府。消耗津液。故渴。恐胃汁乾。急下之以存津液。其次者。但云欲飲水者。不可不與。不可多與。並無治法。縱有治者。徒知以苓連枝柏麥冬五味天花粉。

甚則石膏知母以止渴。此皆有形之水。以沃無形之火。安能滋腎中之真陰乎。若以六味地黃大劑服之。其渴立愈。何至傳至少陰而成燥實堅之症乎。既成燥實堅之症。仲景不得已而以承氣湯下之。此權宜之術。然諄諄有虛人老弱人之禁。故以大柴胡代之。陶氏以六乙順氣湯代之。豈以二湯為平易乎。代之而愈。所喪亦多矣。況不愈者。十之八九哉。當時若多用六味地黃飲子大劑服之。取效雖緩。其益無窮。況陰虛發熱者。小便必少。大便必實。其上症口渴煩燥。與傷寒無異。彼之承氣者。不必因亢則害下之。以承真陰之氣也。予今直探其真陰之源而補之。如亢旱而甘霖一施。土木皆濡。頃刻為清涼世界矣。何不可哉。况腎水既虛矣。復經一下之後。萬無可生之理。慎之。吾為此懼。故于補天要論中詳言之。

陶節庵亦悟此理。有云。自氣而至血。血而復之氣者。大承氣湯下之。自血而之氣。氣而復之血者。生地黃黃連主之。二者俱不大便。此是

承氣湯對子。又與三黃石膏湯相表裏。是皆三焦胞絡虛火之用也。病既危急。只得以此湯降血中之火耳。陶公以血為陰。故有此論。惜乎其不識真陰真陽之至理也。

合而言之。真知其為陽虛也。則用補中益氣湯。真知其為陽虛直中也。則用附子理中湯。真知其為陰虛也。則用六味腎氣湯。真知其為陰虛無火也。則用八味腎氣湯。其間有似陰似陽之假症也。則用寒因熱用之法從之。不可少誤。惟以補正為主。不可攻邪。正氣得力。自然推出寒邪。汗出而愈。攻之一字。仁人之所惡也。百戰百勝。戰之善者。也不戰而屈人之兵。善之善者也。故曰善戰者服上刑。

溫病

夫傷寒二字。蓋冬時嚴寒而成。殺厲之氣觸冒之。而即時病者。乃名傷寒。不即發者。寒毒藏于肌膚。至春變為溫。至夏變為暑病。暑病者。熱極重于溫也。既變為溫。則不得復言其為寒。不惡寒而渴者是也。

此仲景經文也。其麻黃桂枝為即病之傷寒。設與溫熱何與。受病之源雖同。所發之時則異。仲景治之當別有方。緣皆遺失而無徵。是以各家議論紛紛。至今未明也。劉守真謂欲用麻黃桂枝必加涼藥於其中。以免發黃之病。張子和六神通解散以石膏寒藥中加麻黃蒼朮皆非也。蓋麻黃桂枝辛熱。乃冬月表散寒邪所宜之藥。不宜用于春夏之時。陶氏欲以九味羌活湯謂一方可代三方。亦非也。羌活湯易老所制之方。乃治感四時不正之氣。如春宜溫而反寒。夏宜熱而反溫。秋宜涼而反熱。冬宜寒而反溫。又有春夏秋三時為暴寒所折。雖有惡寒發熱之症。不若冬時肅殺之氣為甚。故不必麻黃桂枝以散寒。惟宜辛涼之藥。通內外而解之。況此方須按六經加減之法。不可全用也。不若逍遙散為尤妙。真可一方代三方也。然則欲治溫病者將如何。余有一法。請申而明之。經曰。不惡寒而渴者是也。不惡寒則知其表無寒邪矣。曰渴則知腎水乾枯矣。蓋緣其人素有火者。又

時觸冒寒氣。雖傷而亦不甚。惟其有火在內。寒亦不能深入。所以不即發。而寒氣伏藏于肌膚。自冬至三四月。歷時既久。火為寒鬱。中藏亦久。將腎水熬煎枯竭。蓋甲木陽木也。藉癸水而生。腎水既枯。至此時。強木旺。無以為發生滋潤之本。故發熱而渴。非有所感冒也。海藏謂新邪。喚出舊邪。非也。若復有所感。表又當惡寒矣。余以六味地黃滋其水。以柴胡辛涼之藥。舒其水鬱。隨手而應。此方活人者多矣。余又從此而推廣之。凡冬時傷寒者。亦是鬱火症。若其人無火。則為直中矣。惟有其火。故絲皮毛而肌肉。肌肉而腑臟。今人皆曰寒邪傳裏。寒變為熱。既曰寒邪。何故入肉而反為熱。又何為而能變熱耶。不知即是本身中之火。為寒所鬱。而不得泄。一步反歸一步。日久則純熱而無寒矣。所以用三黃解毒。解其火也。升麻葛根。即火鬱發之也。三承氣。即土鬱則奪之。小柴胡湯。木鬱達之也。此理甚簡而易。只多于傳經六經諸語。支離多歧。凡雜症有發熱者。皆有頭疼。項強。目痛。鼻乾。

脇痛。口苦等証。何必拘為傷寒。局傷寒方以治之也。余於冬月正傷寒。獨麻黃桂枝二方。作寒鬱治。其餘俱不惡寒者。作鬱火治。此不佞之創論也。聞之者。無不駭然吐舌。及閱虞天民醫學正傳。傷寒篇云。有至人傳曰。傳經傷寒。是鬱病。余見之。不覺竊喜。以為先得我心之同然。及考之內經。帝曰。人傷于寒。而傳為熱。何也。歧伯曰。寒氣外凝。內鬱之理。腠理堅緻。玄府閉密。則氣不宣通。濕氣內結。中外相薄。寒盛熱生。故人傷于寒。轉而為熱。汗之則愈。則外凝內鬱之理可知。觀此。而余以傷寒為鬱火者。不為無據矣。故特著鬱論一篇。

論陽毒陰毒

金匱要略云。陽毒之為病。面赤斑斑如錦紋。咽喉痛。唾膿血。五日可治。七日不可治。

陰毒之為病。面目青。身體如被杖。咽喉痛。死生如陽毒。升麻鱉甲湯并主之。

千金云。陽毒湯。治傷寒一二日變成陽毒。或服藥吐下後變成陽毒。身重。腰脊背痛。煩悶不安。狂言或走。或見鬼神。或吐血下利。其脉浮。

鬱論

內經曰。木鬱則達之。火鬱則發之。土鬱則奪之。金鬱則泄之。水鬱則折之。然調其氣過者折之。以其畏也。所謂瀉之。

註內經者。謂達之吐之也。令其條達也。發之汗之也。令其疏散也。奪之下之也。令其無壅凝也。泄之謂滲泄。解表利小便也。折之謂制其衝逆也。余謂凡病之起。多繇於鬱。鬱者抑而不通之義。內經五法。為因五運之氣所乘。而致鬱。不必作憂鬱之鬱。憂乃七情之病。但憂亦在其中。丹溪先生云。氣血沖和。百病不生。一有怫鬱。諸病生焉。又製為六鬱之論。立越鞠丸以治鬱。曰氣曰濕曰熱曰痰曰血曰食。而以香附撫芎蒼朮開鬱利氣為主。謂氣鬱而濕滯。濕滯而成熱。熱鬱而成痰。痰滯而血不行。血滯而食不消化。此六者。相因為病者也。此說

出。而內經之旨始晦。內經之旨。又因釋註之誤而復晦。此鬱病之不
明于世久矣。苟能神而明之。擴而充之。其於天下之病。思過半矣。且
以註內經之誤言之。其曰。達之謂吐之。吐中有發散之義。蓋凡木鬱。
乃少陽膽經半表半裏之病。多嘔酸吞酸。症雖吐。亦有發散之益。但
謂無害耳。焉可便以吐字該達字耶。達者。暢茂調達之義。王安道曰。
肝性急。怒氣逆。脘脇或脹。火時上炎。治以苦寒辛散而不愈者。則用
升發之藥。加以厥陰報使。而從治之。又如久風入中。為飧泄。及不因
外風之入。而清氣在下。為飧泄。則以輕揚之劑。舉而散之。凡此之類。
皆達之之法也。此王氏推廣達之之義甚好。火鬱則發之。發之汗之。
也。東垣升陽散火湯是也。使勢窮則止。其實發與達不相遠。蓋火在
木中。木鬱則火鬱。相因之理。達之即所以發之。即以達之之藥發之。
無有不應者。但非汗之謂也。汗固能愈。然火鬱于中。未有不蒸蒸汗
出。須發之得其術耳。土鬱奪之。謂下奪之。如中滿腹脹。勢甚而不能

頓除者非力輕之劑可愈。則用鹹寒峻下之劑。以劫奪其勢。而使之平。此下奪之義也。愚意謂奪不止下。如胃亦土也。食塞胃中。下部有脉。上部無脉。法當吐。不吐則死。內經所謂高者因而越之。以吐為上奪。而衰其胃土之鬱。亦無不可。東垣書引木鬱于食。填肺分為金尅木。何其牽強。金鬱泄之。如肺氣膈滿。胸臆仰息。非解利肺氣之劑。不足以疏通之。只解表二字。足以盡泄金鬱之義。不必更滲泄利小便。而滲利自在其中。况利小便。是涉水鬱之治法矣。獨水鬱折之難解。愚意然。調其氣四句。非總結上文也。乃為折之二字。恐人不明。特說此四句以申明之耳。然猶可也。水之鬱而不通者。可調其氣而愈。如經曰。膀胱者。州都之官。津液藏焉。氣化則能出矣。肺為腎水上源。凡水道不通者。升舉肺氣。使上竅通。則下竅通。若水注之法。自然之理。其過者。淫溢于四肢。四肢浮腫。如水之汎濫。須折之。以其畏也。蓋水之所畏者。土也。土衰不能制之。而寡于畏。故妄行。茲惟補其脾土。俾

能制水則水道自通。不利之利。即所謂瀉之也。如此說則折字與瀉字。于上文接續。而折之之義益明矣。內經五法之註。乃出自張子和之註。非王啟玄舊文。故多誤。予既改釋其誤。又推廣其義。以一法代五法。神而明之。屢獲其效。故表而書之。蓋東方先生木木者生生之氣。即火氣。空中之火。附于木中。木鬱則火亦鬱于木中矣。不特此也。火鬱則土自鬱。土鬱則金亦鬱。金鬱則水亦鬱。五行相因。自然之理。唯其相因也。予以一方。治其木鬱。而諸鬱皆因而愈。一方者何。逍遙散是也。方中唯柴胡薄荷二味最妙。蓋人身之膽木。乃甲木。少陽之氣。尚柔嫩。象草穿地。始出而未伸。此時如被寒風一鬱。即萎軟。抑遏而不能上伸。不上伸。則下尅脾土。而金水併病矣。唯得溫風一吹。鬱氣即暢達。蓋木喜風。風搖則舒暢。寒風則畏。溫風者。所謂吹面不寒。楊柳風。木之所喜。柴胡薄荷。辛而溫者。辛也。故能發散溫也。故入少陽。古人立方之妙如此。其甚者。方中加左金丸。左金丸止黃連。

吳萸二味黃連。但治心火。加吳茱萸氣燥。肝之氣亦燥。同氣相求。故入肝以平木。木平則不生心火。火不刑金。而金能制木。不直伐木而佐金以制木。此左金之所以得名也。此又法之巧者。然猶未也。一服之後。繼用六味地黃。加柴胡芍藥服之。以滋腎水。俾水能生木。逍遙散者。風以散之也。地黃飲者。雨以潤之也。木有不得其天者乎。夫此法一立。木火之鬱既舒。木不下尅脾土。且土亦滋潤。無燥煇之病。金水自相生。予謂一法可通五法者。如此。豈惟是哉。推之大之。千之萬之。其益無窮。凡寒熱往來似瘧非瘧。惡寒惡熱。嘔吐吞酸。嘈雜胸痛。胛痛。小腹脹悶。頭暈盜汗。黃疸瘟疫。疝氣滲泄等症。皆對症之方。推而傷風傷寒。傷溼除直中外。凡外感者。俱作鬱看。以逍遙散加減出入。無不獲效。如小柴胡湯。四逆散。羌活湯。大同小異。然不若此方之響應也。神而明之。變而通之。存乎人耳。倘一服即愈。少頃即發。或半日。或一日。又發。發之愈頻。愈甚。此必屬下寒上熱之假症。此方不宜。

復投當改用溫補之劑。如陽虛以四君子湯加溫熱藥。陰虛者則以六味湯中加溫熱藥。其甚者尤須寒因熱用。少以冷藥從之用熱藥。冷探之法不則拒格不入。非惟無益而反害之。病有微甚。治有逆從。玄機之士不須予贅。